

作家频道

永远的大院

孙海鹏

小时候的家在他乡，胶东半岛的一座小镇，朝听军号哒哒，暮听军歌嘹亮。朝朝与暮暮，我的家，就住在部队大院里，橄榄绿的情愫至今仍萦绕在我心中。

我生在军营里，长在军旗下。出生仅几个月，便随着爸爸的换防部队，从锁钥渤海的长山要塞来到黄海之滨的海防前哨。那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曾参加过著名的长津湖战役，我认识的许多伯伯都是抗美援朝战场上“最可爱的人”。

听妈妈说，换防出发那天正是元旦。凛冽的寒冬里，妈妈抱着襁褓中的我，和许多随军家属挤在几辆解放军的车厢里，相互依偎着，一路颠簸。爸爸则随着大部队风餐露宿，步行三天三夜来到新的驻防地。

那时爸爸给谷师长当机要秘书，一个小生命的诞生，给周围的人带来些许喜庆。谷师长的爱人还给妈妈送来了一包红糖。爸爸请首长给我起个名字。那时部队大院有这样的习惯，后来，爸爸也曾为战友的孩子起过名。过了几天，谷师长用商量的口吻跟爸爸说：“就用部队换防的两个地名，各取一个字的谐音吧。”我没当过一天兵，却一辈子带着部队大院的情结。

我常常想，个人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于是才有了家国情怀。没有部队大院的熏陶，没有当兵的父辈的教诲，就没有我的成长。后来那支部队转隶青岛警备区，若没有那支部队的换防和转隶，我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种轨迹。

那时的岁月，时光仿佛流淌得格外缓慢。在大院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一晃就是16年。生活无忧无虑，心情欢乐放飞，四季轮回宛如成歌，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幸福时光。

我和小伙伴们曾看战士们打靶，拾弹壳，烫伤手指；曾爬到树上掏鸟窝，一脚踏空，掉下来摔到营房屋顶；玩躲猫猫时，藏进防空洞，差点迷了路；有一次玩沙包，小伙伴推搡了妹妹，我和人家打了一架；放秋假时，偷摘田地里的瓜果，被农民逮住，叫家长



插图 阿占

来领人……每每想起那些淘气的小故事，总觉得啼笑皆非，不可思议。

那些逝去的日子，生活的点滴，就像一颗颗闪耀的星星，在记忆的天空中闪烁。而大院里看电影，是我儿时印象里最清晰深刻的片段。

每当晚上有电影的消息，家属大院像过年一样热闹。小伙伴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那个时代，人们对电影有着特别的偏爱。家家屋顶早早升起袅袅炊烟，孩子们早早做完作业，草草吃过几口饭，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天快点黑。

大院的大操场是夏天固定的放映场。以放映机为界，前面是家属区，后面是师部直属连队的观影区。尤其是家属区，孩子们早早就占满了长凳短凳、高凳矮凳，有的还搬来几块砖头石块占位，还有的干脆用粉笔在地上画个大圆圈“圈地”，有时难免发生口角。连队的观影区则井然有序，战士们拿着马扎，喊着口号，或一路高歌，有序入场，一排排坐得横平竖直，方方正正。尤其是连队间的拉歌，激扬高亢，此起彼伏，成了放映前一道亮丽的风景。《打靶归来》《黄河大合唱》《我是一个兵》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响彻黄昏的天空。这些经典老歌我至今都会哼

唱，现在还时常伴随着我的晨跑，那铿锵的旋律给予我力与美。

冬天看电影则在大院的八一礼堂。礼堂坐席有限，一般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分批观影，遇到好看的电影，还能多看几遍。那时部队放映的电影，经常加映军事题材的新闻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那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万炮齐鸣、坦克隆隆的战火场面，我是踮着脚尖，站在礼堂过道上看完的。后来，我还聆听了战斗英雄巡回报告会。

有些内部军事教学片，地方影院不放映，有些影片首映时间也比县城影院早。记得还是在那座礼堂，上映武打片《少林寺》时，入场券十分紧张。看了一场后，我又和几个小伙伴爬到礼堂窗外，猫着身子，偷偷多看了两场。回到家，我默记写下电影内容，像写剧本一样，还有对话和情节描写。记不清多少页的手抄本，在同学间传阅。那或许是播种在我心田里的第一粒文字的种子。

部队大院里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我念兹在兹。那里是我生命出发的地方，藏着我儿时最纯真的欢笑，是我成长的摇篮和心灵的港湾。那份来自部队大院的记忆，像胎痣一样，深深附着在我心灵深处。

邂逅坝美

薛立全

“桃花源”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笔下虚构的一方世外田园，也是后世无数人心中的精神家园。现实中很难寻觅到这样的地方，直到我走进滇东南的坝美村，仿佛见到了现实中的桃花源。

到达坝美村山外停车场停好车，换乘景区电瓶车沿着蜿蜒山路抵达进村的溶洞口，在此换乘小船，穿过溶洞才能进入坝美村。这段水路是进入村庄的必经通道。乘船穿行在800多米长幽暗的溶洞里，水流哗哗，曲径通幽，视野昏暗，仿佛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为探访坝美村增添了几分神秘感与趣味性。随着小船徐徐前行，前方透出一丝光亮，洞口轮廓渐显。小船驶出溶洞靠岸后，眼前豁然开朗——四面青山围合，中间是一方开阔的谷地，不规则的田块里成片的油菜花肆意绽放，格外醒目养眼。

我和妻子沿着石板路来到预定的“陌溪·三秋”民宿。这家民宿位于村子边缘，是一栋三层建筑，正前方对着空旷的田野与青山，视线毫无遮挡。放下行李，我们来到二楼半露天的观景台，满心愉悦地观赏景色：远处的青山连绵起伏，墨绿色浓淡相宜；近处的谷地中，油菜花蔓延成金色的海洋；边

坡上，早开的桃花孕育着花蕾，似开未开，粉嫩欲滴；谷地与村庄之间，一条清澈的河流蜿蜒而过，几处高低落差形成的小瀑布溅起层层浪花，河流里成群的鹅鸭追逐嬉戏，悠然灵动；楼下村中心广场上，一棵几百年树龄的大榕树枝叶繁茂，树荫遮住半个广场，榕树下，身着壮族服饰的女子正跳着民族传统舞蹈，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围观。

民宿老板向我们介绍，坝美村有170多户、700多口人。相传明末时期，一群壮族先民为躲避战乱背井离乡，四处寻觅安身之所。他们翻山越岭，历尽艰辛，最终来到这片被群山环抱的谷地（即如今的坝美村）。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环境清幽且与世隔绝，于是他们决定在此定居，开垦荒地、建造房屋，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极少与外界交往。直到新世纪初，坝美村才通水通电；五六年前，云南省旅游部门规划开发此地，得知消息的民宿老板从成都赶来开办民宿，开启了一番新事业。如今进出坝美村已换上较大的船只，不再使用从前的小柳叶舟，交通便利了许多。

我迫不及待地和妻子下楼，近距离亲近初春的田野。田地里，泥土从冬眠中苏醒，散发着厚重而湿润的气

息，与油菜花淡淡的清香交织在一起，充斥着鼻腔，让人感到清新、愉悦而踏实。田埂上，一只母鸡领着一群鸡雏静静觅食，秩序井然，引得我驻足观看许久。我们穿越田埂，沿着河边漫步，在河流转弯处，几只野鸭与家鹅共居一池碧水，优哉游哉，和谐共处。这条河流流到村头，岔出两条河道，村里人分别称其为“男河”和“女河”，中间冲淤出一座小岛，名曰“桃花岛”。先前，坝美村的男女劳作一天后，每到夜晚，男人到“男河”冲凉，女人到“女河”洗浴，约定俗成，互不干扰，这便是“男河”“女河”名称的由来。“桃花岛”上桃树遍布，粉红色的花瓣如云似霞，微风吹过，花瓣纷纷扬扬飘落，撒在清澈的河面上，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

夜晚，妻子有些疲惫，我独自走到街面上漫步。这个季节并非旅游旺季，街上行人不多。我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门前昏黄的夜灯下，不少村民在门口点着火盆烤火取暖，花猫和小狗安静地趴在主人身旁，一派安静祥和的景象。白天略显嘈杂的街面，此刻恢复了小村庄应有的清静。我走在安静的街面上，仿佛走进了坝美村的旧日时光——也许，这才是它本来真实的模样。

投稿邮箱
wanbao3679@126.com

诗坛新作

视角（外二首）

武黎雯

在凤凰岛望海
海的对岸
一个个小小的我
没入在人群

海风
将幽蓝的目光
投射出去
又原路返回

海浪
互相簇拥着
一场欢愉
最后的恋歌

在秋风里说爱
一个人的中年
也可以像
年少般纯良

山音

一切的静穆
在新岁铺陈
包括鸟鸣
山风还有流水

在风的背面
一双眼睛
默默地看着
这人间的剧情

山间的音韵
千年流转
是谁，又在
悲伤欢喜

就这样
站在山色里
任岁月将思念
一眼望穿

爱之城

光影一远再远
我将自己
依在季节的边缘
轻轻又轻轻

岁月的烟火绵延
时空不曾错位
两条相交线交汇而分离
是一场美丽的宿命

爱和思念
浸染整个秋天
你说你在那里
我说我也在那里

本版主持人 贾小飞